

国人有给老人过生日的习惯。其实我对过生日并不感兴趣。我虽已度过75个春秋,若问起我的生日,我当然知道,可又总是忘记。每逢生日,老伴总是提醒说“今天是你的生日”或“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”。接着便会收到儿女们送给我的各种生日礼物。诸如:蛋糕、食品、果品俱全。但我并不稀罕,我喜欢的是老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

多年来,老伴摸透了我的心,总是投我所好。我是教书的,特别关心教育上的事儿,爱钻研教材,爱看书、看报。我生日那天,不是给我买几本教育杂志,就是买几份新报纸,作为祝贺我生日的礼物。老伴送来我

万家灯火

老伴送我的生日礼物

“吃”的精神食粮,比如都强。我如获至宝,喜气洋洋。

今年的生日,不同往年,老伴满面春风地回来了。一进门便把一张订单塞到我手里说:“老头子,祝你生日快乐!”我一看订单上写的是《老人春秋》杂志一份。心想:“老伴啊,我的好老伴!你可真善解人意,我正需要这样一份杂志呢!”“我想,这份杂志图文并茂,内容丰富多样,适合老年人的口味,

每逢冬来,一位蓄着络腮胡的文友便会从北方赶来。兴许是常年在外,不畏世俗的缘故,他言行间透着一种让人沉醉的洒脱。

我时常觉得,年过四十的男人,若还能保持少年的不羁与轻狂,那么,即便他一无所成,也值得让我由衷敬佩。想想,多年奔波劳碌,利欲熏心的观念不曾让他卑躬屈膝,无数艰难坎坷,圆滑世故的手段不曾将他改成分毫,这样的坚定与一身正气,还不足以让人叹服吗?

他便是这样的人。浓眉上的岁月皱褶,丝毫没能消减他内在的锐气。他不喜欢将繁杂的群体称为“社会”,与之相比,似乎它更钟情于“江湖”二字。

江湖多好,江湖有风沙。也因这二字,风尘仆仆,披星戴月才豁然有了不可解开的诗意。也因这二字,岁月如斯,红颜白发才有了不食烟火的蚀骨惆怅。

我多愿像他那样,常年云游四海,用有限的人生看尽无限的湖海日落,沟壑山川。但我命中似乎就不曾拥有这份超然脱俗的心境,可以顿悟一切红尘因果,看破纷扰三界的情仇爱恨,了无牵挂地折花在手,踏

人在途中

冬的等待

马朝兰

江而去,

他每每总是携着风雪赶来。于是,我便时刻问他,想必你是落队的孤雁吧?深惧严寒才奔到南国此地。可南国,也不是没雪的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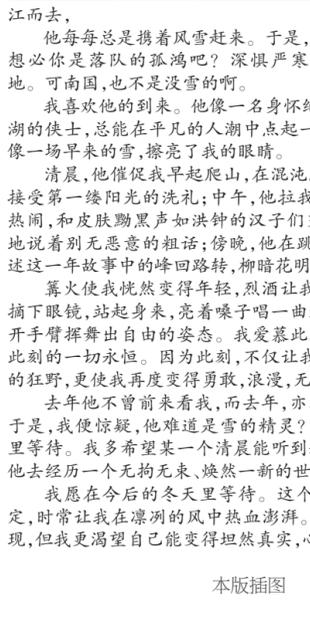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他的到来。他像一名身怀绝技却又初入江湖的侠士,总能在平凡的人潮中点起一阵欢呼。他像一场早来的雪,擦亮了我们的眼睛。

清晨,他催促我早起爬山,在混沌朦胧的天际间,接受第一缕阳光的洗礼;中午,他拉我去小镇的集市热闹,和皮肤黝黑如洪钟的汉子们交谈,肆无忌惮地说着别无恶意的粗话;傍晚,他在跳跃的篝火前细述这一年故事中的峰回路转,柳暗花明。

篝火使我恍然变得年轻,烈酒让我显露本性。我摘下眼镜,站起身来,亮着嗓子唱一曲遗忘的山歌,伸开手臂挥舞出自由的姿态。我爱慕此刻的我,我愿愿此刻的一切永恒。因为此刻,不仅让我拥有了年轻时的狂野,更使我再度变得勇敢,浪漫,无畏荆棘。

去年他不曾前来,而去年,亦不曾落过雪花。于是,我便惊疑,他难道是雪的精灵?我一直在冬夜里等待。我多希望某一个清晨能听到粗犷的声音,随他去经历一个无拘无束、焕然一新的世界。

我愿在今后的冬夜里等待。这个心照不宣的约定,时常让我在凛冽的风中热血澎湃。我渴望他的出现,但我更渴望自己能变得坦然真实,心存正气。



本版插图 涛涛

女人天生爱美,父母赐予了我们容貌,不管丑俊,我们无权选择,但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把自己修炼成一个优雅女人。

优雅的女人一定性格温和,具有爱心。爱朋友,爱家人,爱自己心爱的人。

优雅的女人一定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。她在工作中不一定出类拔萃,但却一直努力,不断向前。她不会在取得成绩时得意忘形,也不会有失败后沮丧的抱怨。

优雅的女人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。她可以在朋友相聚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渲染着置身的气氛,也会把一段百无聊赖的时光梳理成荷塘月色般悠然与恬淡,一任思维舒展开美丽的翅膀。

优雅的女人一定富有生活的情趣。从灵性少女到韶华少妇,每个阶段都绚烂着不同的女性芬芳,她会把她家庭布置得井井有条,营造出一种温馨与浪漫、一种生活的情调和色彩。

优雅的女人衣着得体。出入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着装,但无论何时

世相百态

爱心不是施舍

陈秋梅

有朋友从远方来看我,我很感动,早早地来到车站接他。到站后朋友才打来电话告诉我,因为车在路上出了故障,要推迟两个小时才能到。

不就两个小时吗,我到旁边报亭买了一本杂志,准备就在候车室打发这两个小时的时间。

这天,候车室里等车的人特别多,声音很嘈杂,我无法静下心来读书,于是我就把书收起来,



爱心不是施舍

第二天上班,见到同事,李萍便告诉我,那泰国香米一点也不好吃。同事听了笑道:“这泰国香米与本地香米相比,确实差了一些。不过,价钱也低了不少。你把它当成普通大米吃,其实味道还算不错!”听了同事的话,李萍再吃那大米,竟然觉得口感确实不错。

其实,很多事情都跟这泰国香米一样,只要你把要求降低一点,事情的结果就完美了许多。

人生感悟

把要求降低一点

秋果

便买了些回家。

当天晚上,李萍便迫不及待地将米焖了一锅米饭。热气蒸腾,米香直冲鼻孔。这泰国香米确实不错,真是物美价廉。米饭吃到嘴里,却没有了清香,李萍在心里直呼上当。

城市空间

幸福加油站

关小凤

摊前总是聚着一些人。有许多人,母亲也不认得他们,他们从乡下下来,带着媳妇或者孙子孙女上街逛,走累了,就顺势坐在母亲的摊前,一边休息一边和母亲拉拉家常。老婆子大多是很满足的样子,说儿子儿媳们在外打工呢,再或者隔不多时上哪旅游一圈,比做这小生意有意思多了。母亲呵呵一笑说,你们知道个啥,你们不要管我,我爱咋着我咋着。母亲不理睬我们的劝说,依旧每天早出晚归,守着她那个小破摊子。

有时,怕母亲因为没有生意而心烦,我没事的时候就爱上母亲的摊前小坐一会,陪她说说笑笑。每次到母亲的摊前,都看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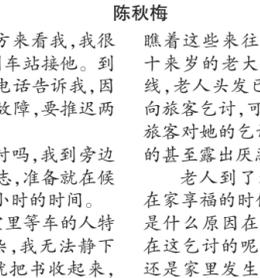
心灵驿站

做优雅女人

清湘

何地都绝不媚俗、不妖艳。这使我想

仅穿一条紧身辣裤式牛仔褲,一件宽大的白色衬衫,金黄的徽卷长发披在



做优雅女人

第三件礼品是一套浅米色的款式新潮的套服。我一看便说:“老伴啊,老伴!今非昔比,我已不是70开外的人了,穿上这样的衣服,能出得去家门吗?”“咋啦?咋啦!我看你一点不老,穿上会去更年轻,快试试,我看看!”

我虽不好意思,却不愿辜负老伴的一片好心,只好穿上。老伴对着我,仔细端详了一番,高兴地说:“好看,合适!不要总想着自己老了,现在我看你一点不显老,穿上这衣服会长寿哩!”

细思忖,老伴的话不无道理,从年龄看,我是老了,因为已逾古稀之年。但心不能老,精神要永葆青春,才会长寿。

时和畅

国,就给自己买了一本书,名叫《新中国》。但我翻了一翻,感到没意思,就送给了姐姐当过生日礼物了。现在忽然在我旁边坐着一个友善的中国人,长得英俊,穿着入时,深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白色的圆领毛衣,灰色的西裤,还在教堂里唱过圣诗。这怎么和我过去的印象差得如此远呢?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有关中国大文化大革命的报道,我对中国人有一种完全另外的印象。”

他摆摆手说:“那不代表中国。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短暂的政治运动。”

他问我:“你现在在做什么,我告诉我目前只是与文件打交道,每天安排货物出口,是件很没有意思的工作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上大学?”他问。

“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?不能补上吗?”

“当然可以,但是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。我曾经因病辍了学。我可以到夜校去补课,然后上大学,但到那时,我已经太老了。”

他惊讶地听着我说话,然后又好奇地看了我,问: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

“二十岁了!”

“二十了!”他忽然大笑起来。“按你这么算,我已经三十好几了,我该怎么办?我现在得从零开始,还要学一种新语言。汉堡大学刚收我做大学生,我还不知道学什么好呢!不过我很高兴,也很乐观。”

他已经三十好几了?我把他看了看,我不好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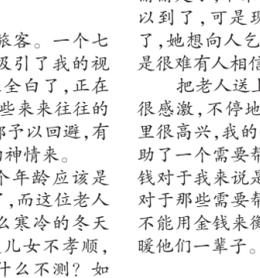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在中国读过大学吗?”

“读过,学的是外语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进大学呢?”

“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,一下说不完。但是有一点我已经意识到,学习是无止境的,不能放弃一切机会。当一个人的知识增多了,到时候可以靠它增加你的收入,不依靠别人独立地生活。”他的话很受听,无形中他好像在鼓励我的自信和增加我的勇气。

“嘿!愚谦!”有人叫着他的姓名。“又在和女孩子调情了。”一个满头卷发的德国人陪着一个妇女向我们走了过来,他向愚谦挤挤眼说:“看样子,你在这儿聊得很不错嘛!”



德国媳妇中国家

“你怎么那么熟悉?你是音乐家吗?”我问。

他摆了摆手说:“音乐是我的嗜好。我略略学过一点钢琴,也会拉一点小提琴和手风琴。我过去歌唱得不错,还参加过教堂里的圣乐团。”

一个中国人,参加过圣乐团,还会弹钢琴,拉小提琴和手风琴?我不禁怀疑起来。

“在中国,人们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吗?”我问。

“当然不全是这样的,中国农村的人口占百分之八十,他们缺少这样的条件,但是在城市,这就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。我总感到,在西方有不少人对中国不够了解,你是怎么看中国人的?”

“怎么说呢?”我真不知怎么回答他。在学校里,我们并没有学到什么有关中国的知识,听人说的印象是:中国人难以接近,神秘,喜欢微笑。总之,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怎么善良。有一次,我想了解中

连载

蔡德贵:您可是第一次就是一级教授。

李羡林:第一次。

蔡德贵:冯友兰先生第一次还不是。冯友兰是因为政治问题。

李羡林:也是没有根据。他的目的是蒋介石的帝王师。

蔡德贵:没有当成。

李羡林:就是这样子,大家都知道,就是“太傅”啊。他不是“太子太傅”,就是“太傅”。后来,这个对冯先生啊,就是大家不是从心里尊敬。郑振铎,我跟你说过,我们在印度的中国使馆给开玩笑,把冯先生的胡子剃掉了。就是出于对他不尊敬。郑振铎对他不尊敬,因为他想当蒋介石帝王师。理发师给冯友兰理发的时候,郑振铎在旁边站着说,把他胡子刮掉,理发师是中国人,一下子把胡子剃掉了。一半不行,这一半也剃掉吧,开了一个玩笑。(大笑)

蔡德贵:冯友兰先生也不发火。您说是保持大雅。

李羡林:不发火,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狡猾的,不发火,另外一种是真的不发火。

(汤恩佳和夫人汤甄得拜拜,开始与冯恩佳院长谈话,谈及冯恩佳院长的事情。汤恩佳介绍在世界各国讲孔教的情况。)

蔡德贵:您给香港孔教院讲一点。

李羡林:当时奥运会啊,我提出孔子,有两个考虑。一个是对中国来讲,我们现在弘扬中华文化,怎么弘扬?要弘扬中国文化,就不能缺少孔子。

另外,从世界来讲,现在世界,地球越来越小,问题越来越多,怎么能挽救世界?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的特点,就是和,“礼之用,和为贵,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和,孔子就是提倡和的。所以有世界意义,不限于中国。现在我们成立了孔子学院,后来我就说,孔子学院不要光学汉字,汉字很重要,但要有内容,内容就是中国的文化。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,所以我说,这个现在啊,世界越来越小,问题越来越多,怎么能够让世界和平共处,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救世界。礼之用,和为贵,这个和,孔子就代表了和。所以我们弘扬中国文化,不是为了我们中国人,而是为了世界人。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救中国,能够救世界。

汤恩佳:对了!救中国,救世界,就是这样。您的意见和我一样。救中国,救世界。

蔡德贵:汤院长现在和国子监合作,如果条件允许,就要建立孔子书院。

大国学

李羡林:对,对。

蔡德贵:您说没有说过: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,物美价廉,经久耐用,不光我一个啊。说过类似的话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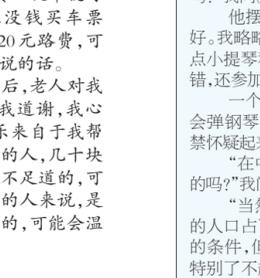
李羡林:我当时在他讲完之后,当然要说“颂圣”了。我说,这个中国的元首啊,真正的元首,没有到北大来的。周恩来常来,但他不是元首。江泽民是国家主席,真正的国家元首。我说你是真正的元首第一个到北大来的,北大将来写校史要写上。毛泽东没有去过的。从那时以后,我提了两个意见,第一个是,不要重理轻文,这是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让我讲的。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。

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

李羡林:对,对。

蔡德贵:您说没有说过: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,物美价廉,经久耐用,不光我一个啊。说过类似的话吗?

李羡林:我当时在他讲完之后,当然要说“颂圣”了。我说,这个中国的元首啊,真正的元首,没有到北大来的。周恩来常来,但他不是元首。江泽民是国家主席,真正的国家元首。我说你是真正的元首第一个到北大来的,北大将来写校史要写上。毛泽东没有去过的。从那时以后,我提了两个意见,第一个是,不要重理轻文,这是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让我讲的。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。



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

李羡林:对,对。

蔡德贵:您说没有说过: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,物美价廉,经久耐用,不光我一个啊。说过类似的话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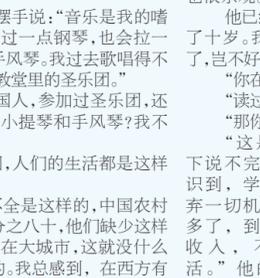
李羡林:我当时在他讲完之后,当然要说“颂圣”了。我说,这个中国的元首啊,真正的元首,没有到北大来的。周恩来常来,但他不是元首。江泽民是国家主席,真正的国家元首。我说你是真正的元首第一个到北大来的,北大将来写校史要写上。毛泽东没有去过的。从那时以后,我提了两个意见,第一个是,不要重理轻文,这是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让我讲的。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。

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

李羡林:对,对。

蔡德贵:您说没有说过: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,物美价廉,经久耐用,不光我一个啊。说过类似的话吗?

李羡林:我当时在他讲完之后,当然要说“颂圣”了。我说,这个中国的元首啊,真正的元首,没有到北大来的。周恩来常来,但他不是元首。江泽民是国家主席,真正的国家元首。我说你是真正的元首第一个到北大来的,北大将来写校史要写上。毛泽东没有去过的。从那时以后,我提了两个意见,第一个是,不要重理轻文,这是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让我讲的。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。



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

李羡林:对,对。

蔡德贵:您说没有说过: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,物美价廉,经久耐用,不光我一个啊。说过类似的话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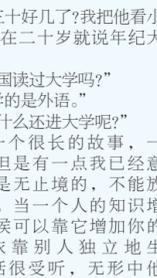
李羡林:我当时在他讲完之后,当然要说“颂圣”了。我说,这个中国的元首啊,真正的元首,没有到北大来的。周恩来常来,但他不是元首。江泽民是国家主席,真正的国家元首。我说你是真正的元首第一个到北大来的,北大将来写校史要写上。毛泽东没有去过的。从那时以后,我提了两个意见,第一个是,不要重理轻文,这是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让我讲的。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。

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

李羡林:对,对。

蔡德贵:您说没有说过: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,物美价廉,经久耐用,不光我一个啊。说过类似的话吗?

李羡林:我当时在他讲完之后,当然要说“颂圣”了。我说,这个中国的元首啊,真正的元首,没有到北大来的。周恩来常来,但他不是元首。江泽民是国家主席,真正的国家元首。我说你是真正的元首第一个到北大来的,北大将来写校史要写上。毛泽东没有去过的。从那时以后,我提了两个意见,第一个是,不要重理轻文,这是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让我讲的。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。



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

李羡林:对,对。

蔡德贵:您说没有说过: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,物美价廉,经久耐用,不光我一个啊。说过类似的话吗?

李羡林:我当时在他讲完之后,当然要说“颂圣”了。我说,这个中国的元首啊,真正的元首,没有到北大来的。周恩来常来,但他不是元首。江泽民是国家主席,真正的国家元首。我说你是真正的元首第一个到北大来的,北大将来写校史要写上。毛泽东没有去过的。从那时以后,我提了两个意见,第一个是,不要重理轻文,这是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让我讲的。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。